

## 楔子

「要來嗎？」

色素淡薄到恍如海面薄冰的淡藍色瞳眸，閃爍著妖異光芒。

時髦酒吧內燈光昏暗，他依然能看清對方眼中融合了魅惑、渴望、瘋狂……以及破滅的情緒。

「跟我來吧！」擁有一頭罕見紅髮的豔麗男子，以略帶沙啞的磁性嗓音在他耳畔呢喃，「我會讓你忘記一切煩惱，體會到極大的愉悅……」

真正想要忘記一切的人，到底是誰呢？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他握住男子擋在他大腿的手，迅速反剪至對方身後。

一瞬間，男子似乎想抵抗，然而，當他將那被合身西裝包裹的纖腰攬進懷裡，男子愉快的笑了。

就連從紅潤薄唇間透出的貝齒和舌尖，都顯得格外誘人。

或許自己著了魔吧……他心想。

儘管如此，他依然撥開男子垂落在耳鬢的微翹紅髮，親吻他的耳朵低語。「有何不可？」

## 第一章

天色依舊陰暗。

尼可拉斯·麥昆離開窗邊，穿上潔白的襯衫搭配黑色領帶，套上同樣黑得令人提不起勁的西裝外套和發亮的皮鞋。

他佇立在梳妝檯的鏡子前，將略長的紅色前髮撥至耳後，露出宛如陶瓷娃娃般精緻卻不女性化的俊美臉蛋。

細長深刻的雙眼皮、給人高傲印象的挺直鼻梁，就連唇形都像出自畫家之手，僅需淺淺一笑，就足以令人心神蕩漾。

然而，如同他一身冷硬的黑白色系，他抿起雙唇，以清澈海水般透明的瞳眸，注視著鏡中的自己。

一天又開始了。

「嗯……」還躺在床上的男人咕噥著翻了個身，沒有醒來的跡象。

他在床頭丟下幾張鈔票，或許就分攤房錢而言，他給得過多了。

但這個昨晚在夏洛克酒吧初次見面的年輕人，除了塊頭大和那裡夠猛外，不過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大學生，三兩下就被他迷得暈頭轉向，一走進這間高級飯店，嚇得差點當場落跑。

最後男孩抵不過下半身的慾望，還是跟他進來了，可那壯士斷腕的表情，還真是逗趣。

畢竟從一年前的那天起，他再也沒遇過和「他」一樣完美的男人。

恍如利劍割裂夜空般銳利的黑眸，冷酷而精悍的臉龐，突顯他王者般的氣質，男人就像從讚頌偉大君王的史詩中現身，無論外貌、體格或氣質，全散發出雄性特有的危險魅力，完全符合他的喜好。

因此，在那被藍紫色燈光包圍、視線與理智都倒錯的義大利之夜，他不顧一切的

引誘對方與他交歡。

然而，當男人褪去衣衫，浮現眼前的卻是令人戰慄不已的景象。

不僅是因為男人擁有媲美神祇雕像般壯碩且緊實的軀體，更因為那紋在左臂上的駭人標記……

目睹的瞬間，他渾身顫抖，出於恐懼，也出於興奮……與快感。

但無論是那個男人，還是昨晚的男孩，不過是他眾多「回憶」之一罷了。

「拜啦～小男孩。」說著對方聽不見的道別，尼可拉斯拎著車鑰匙開門離去。

婉拒了飯店門房的好意，他自行前往停車場。

滑進駕駛座、發動引擎，短短幾秒鐘內，深藍色愛車恍如突破界線，嘶吼著融入這座城市特有的灰暗清晨，遠離他待了一夜的飯店。

如果讓他選擇私用車，他會偏好豔紅色彩，可惜以他的職業而言，顯眼的顏色並不適合。

電子鐘顯示時間是凌晨三點，路上幾乎不見人車。

他扭開音響，車內頓時充斥著熱血狂放的搖滾樂，被激昂的節奏牽動，他踩足油門，在空曠的公路上狂飆。

嘿，別開這麼快！我們時間還很多呢！

一瞬間，他彷彿聽到熟悉的叮嚀，下意識的鬆開油門，車子立刻緩下速度，幾乎停在路上。

當意會過來那不過是自己的幻覺，尼可拉斯露出苦笑。

「什麼時間還很多啊……」他低語著「騙子」，正想重新加速，擋在手機座的公務用電話，卻像識破他的詭計似的響了。

一大早的還會有誰……他瞥了眼手機螢幕上的來電顯示，果然不出所料。

嘆口氣，他刻意讓手機多響一會，才按下耳機的通話鍵，懶洋洋的應道：「麥昆。」

「喲！隊長，你還在睡嗎？」活力十足到近乎聒噪的年輕男聲，刺耳得令他直想皺眉。「不是說今天有新工作交辦，你竟然睡到現在」

「我記得，所以我剛從男人的床下來。」

「原來如此啊……欸」對方像被一拳打中喉嚨似的噎住了，他幾乎可以想像那隻紐芬蘭犬般壯碩的大男孩，是如何漲紅臉、努力跟他對話。「抱、抱歉……我……我……你、你還好嗎？還能出勤嗎？」

小心翼翼的詢問讓尼可拉斯忍不住大笑出聲。

電話那頭的人立刻醒悟過來，氣急敗壞的嚷嚷。「嘿，隊長，你又戲弄我了。」

尼可拉斯持續大笑。既然之前沒人提醒過他今天的新工作會在凌晨三點展開，他也不打算告訴對方自己只是據實以告。

他保持最佳狀態和紓壓的方法，就是找個陌生男人瘋狂做愛。

雖然他心知肚明，這種行為絕對沒有一絲「愛」的成分。

因為他不再需要它。

他也不打算跟屬下或長官隱藏自己的性向，如果他是個懂得退卻的人，早就離開職場了。

何況，他有自信這份工作需要他，不會因為他的性向就將他排除在外。

「說吧！洛克。」他的臉上依舊帶笑。「今天的『包裹』是誰？」

「亞歷山大·柏萊塔。」

笑意自尼可拉斯的嘴角退去。「凱貝羅斯的總裁？」

「……兼創辦人。是的，這次的包裹就是他。」

尼可拉斯蹙起修整秀麗的眉，現在可不是戲弄屬下的時候了。

「昨天柏萊塔先生從公司返家的途中，差點遭到泰坦劫持，所幸他平安脫險，但指揮官不敢再冒險……」

「冒險讓三分之二的軍武機密外洩是吧？」尼可拉斯冷哼一聲。「這次的『包裹』和『路障』都很棘手啊！」

「指揮官再三叮嚀，如果不重蹈雷迅的覆轍，我們得把皮繃緊一點。」

「誰教他老是把難搞的包裹交給我們。」

「因為他信任我們嘛！畢竟我們有個這麼優秀的隊長。」洛克嘿嘿傻笑，卻聽不出一絲調侃或諷刺，而是真心如此認為。

面對極度崇拜自己的大塊頭屬下，尼可拉斯只得嚥下抱怨。

他和洛克都是「部隊」的成員。

被喻為宙斯雷霆的部隊，是整合軍警體系資源，以解決社會及國家重大危機而誕生的精銳部隊，也是國家最強的祕密武器。

與細緻的外貌不符，現年二十八歲的尼可拉斯官拜中校，擔任護衛組第二分隊的隊長，也是同組中最年輕的分隊長。

他們的工作就是負責保護某些特殊人士，通俗點來說，就是隨扈。至於特殊的定義，則由護衛組的指揮官及其他高階長官決定。

至於世界第一大的軍火商—凱貝羅斯公司，同時也是國內第一大的國防合約商，所代理或自行研發的武器，一向具有超高品质和優良售後服務，好口碑讓他們的市佔率高達近六成，不僅是軍方和警界，據說連黑道分子都愛不釋手。

畢竟在這個國家，只要有錢有勢，就能「合法」取得精良的武器。

而人稱「軍火界黑帝斯」的凱貝羅斯總裁—亞歷山大·柏萊塔，想必完全符合所謂的特殊條件。

現年三十五歲的柏萊塔，以軍火商而言，算是「新生代」，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凱貝羅斯公司成立不到五年就已躍升軍火界的龍頭，鼎立至今。

因此，聰明人就不該和黑白兩道都畏懼三分的柏萊塔為敵。

偏偏泰坦就有這膽子……或說蠢到敢捋虎鬚。

「泰坦啊……他們還真不死心。」尼可拉斯沉吟道。

「泰坦打不死的本事可媲美蟑螂吧！」洛克語氣嫌惡的說：「狙擊組和武器組的同仁查扣了他們那麼多軍火，還那麼活躍。大概也是因為這樣，他們把腦筋動到軍火商身上去，搶成品比較快些。」

泰坦，這支近年最惡名昭彰的恐怖組織，不但綁架軍火商，還殺害他們的保鏢，公然向公權力宣戰。

國內第二大的大型國防合約商雷迅公司的總裁泰勒·史瓦森，也曾是受害者之一。先前特搜組同仁救出史瓦森先生時，意外發現泰坦正計畫將軍火運送至本土各地，數量相當驚人。

而三個月前，武器組和狙擊組聯手查出泰坦正以較廉價的材料大量自製武器，儼然在進行一個大陰謀。

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泰坦早已派人滲透部隊，將他們視為狙擊的標靶。他們的目的不僅是在國內製造動亂，還想擊垮部隊。

原因究竟為何，至今依然不明。

此後，部隊嚴格調查每位成員的身分背景，也因此，掃蕩泰坦的行動終於得以順利進行，逼得泰坦不得不採取非常手段。

這群恐怖分子開始在本土各地策動爆炸案，綁架軍火商的情況也變本加厲，甚至會對人質施以暴力及折磨。

但尼可拉斯深知，他們要的並非成品。「他們真正想奪取的，是這個國家的軍武裝備。」

「隊長的看法和情資組最新的報告相符，泰坦以大量武器做為贖人的交換條件，還逼迫人質說出某些機密武器的研發情況，更糟的是，泰坦想知道他們與軍方簽訂的契約內容。」

「該不會已經有人屈打成招了吧？」

「不幸的，的確如此。部長直接下令，要我們保護供應量最大的幾個國防合約商，指揮官只好調派所有人手投入。」

所以就把最棘手的那位交給他嗎？

尼可拉斯嘆口氣。「如果是柏萊塔先生，應該不需要我們的保護吧！他只要出動四分……不，五分之一的商品，就足以滅了那些自以為是神族的神經病。」

「那也等於把整個國家都給轟了啊！」洛克發出哀嚎。「隊長，拜託你別開玩笑了，要是我們搞砸這次任務，凱貝羅斯真的會轟掉半片國土為他們的總裁報仇！」

「真沒幽默感，難怪你沒什麼女人緣。」

「隊長……」

「好了，把他的檔案資料傳給我吧！」不再戲弄這隻可憐兮兮的大型犬，尼可拉斯在紅燈前停下來，稍微調整手機的位置，等待部屬以加密方式傳送資料。

「呃……」電話那頭的人卻一陣支支吾吾。「其實，柏萊塔先生……還沒有答應接受我們的保護。」

「什麼？」

尼可拉斯不悅的瞪著手機，彷彿部屬就在面前，而洛克也像接收到他的怒視，語氣有些畏縮。「你知道的，柏萊塔先生一向行事『低調』，他似乎……不，顯然很排斥接受我們的保護。」

「果然……」尼可拉斯頭疼的壓住額角。

阿姆斯壯·尼克遜先生交辦給他的任務，沒有一件是好差事。

「那隻老狐狸其實是要我去說服『低調先生』吧？」

洛克「嘿嘿」乾笑兩聲。「隊長真聰明，不過這是第一項任務，當然，如果柏萊塔先生同意了，我們也會加入護衛的行列。」

「你們這些傢伙……把我當成談判專家嗎？」

「只要隊長出手，從沒有不成功的啊！」

「嗯，你們是看準我在必要的時候會陪他們上床嗎？」

「上、上床」

聽到部屬呼吸一窒的聲音，心想大型犬這下鐵定又是臉紅脖子粗，尼可拉斯總算平復了點怨氣，交代對方好歹把「包裹」的地址傳過來，只留下一句「那裡見」，就單方面的結束通話。

「凱貝羅斯……是嗎？」

嘴角漾起一抹微笑，他猛地轉動方向盤，在路口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迴轉，將後方貨車瘋狂的喇叭聲和髒話拋諸腦後，狠狠踩下油門，一路朝機場前進。

搭乘三個小時的飛機再開車狂飆一個小時後，尼可拉斯抵達位於邁阿密邊陲地帶的一座小鎮。

他與其他隊員會合，由洛克駕駛的黑色轎車打頭陣，駛向柏萊塔的住處。

一行人穿越綠樹成蔭的大道，越往前進，周遭的景色就越美麗，也越僻靜。

有錢人不都選擇住在兼顧居住品質與便利性的市郊嗎？心存疑惑的尼可拉斯繼續驅車在林蔭大道上慢行。

十分鐘後，當藝術品般的黑色大門在他們面前敞開，尼可拉斯不禁感嘆「低調得真徹底」。

在他們眼前的，是一面澄澈優美的湖泊，恍如歐洲城堡的遼闊莊園就坐落在湖泊正中央，被映照著綠樹與藍天的護城河包圍住。

很符合「低調先生」的作風。

亞歷山大·柏萊塔鮮少在媒體前曝光，多半由發言人或團隊成員代為現身。雖然是國內軍警體系長期合作的國防合約商，但恐怕只有政府的高層人士，或是其他有權勢的富豪、政治家才能見到他本人。

聽說曾有媒體企圖追蹤他、打探他的消息，但最後不曉得是靠財力還是蠻力制止，至今仍維持他神祕的面紗。

下了車，洛克大大吹了記口哨。「哇啊！這裡真的是那個『熱浪、沙灘、比基尼』的邁阿密嗎？我還以為到了法國呢！」

「安靜。」尼可拉斯瞪了他一眼，負責接待他們的人，已在前方不遠的噴水池畔等著。

年約三十出頭，身穿深藍色西裝、戴著銀框眼鏡的男子，向他恭敬的行禮。「麥昆隊長，早安。我是總裁祕書蘇利文·柏萊塔，歡迎各位來到普魯托莊園。」

普魯托……冥王是嗎？尼可拉斯會心一笑，翻閱腦中的情報。

這位祕書是「軍火界黑帝斯」的堂弟，雖然兩人是親戚，但對方絕非靠關係掙得這個職位，而是個謹慎能幹的人，為柏萊塔先生打理了不少麻煩事。

尼可拉斯點點頭。「抱歉打擾你們了，不過我們也是為了柏萊塔先生的安全著想，才會採取如此強硬的態度。」

「強硬並非壞事，但是好是壞，還是請您自行向總裁確認吧！」蘇利文比出「請」的手勢，遂邁開優雅的步伐帶領他們走向湖泊。

「哇！他該不是要我們游泳過去吧？」洛克的多嘴招來尼可拉斯一記白眼。

走在前方的蘇利文自然聽到了，卻不曾改變他的從容。

就在他們以為無路可走之際，湖泊中心的城堡起了一陣騷動。

翠綠莊園內的群鳥紛飛，隨著沉重的機關啟動聲，一座橋從城堡大門緩緩往外延伸，抵達他們佇立的湖邊。

一群和他們同樣身穿黑色西裝的壯碩男子，也從對岸的城堡一擁而上，將他們團團包圍。

尼可拉斯本能的將手探向腰後的槍套，隨時準備拔出他的貝瑞塔手槍，其他人也進入備戰狀態。

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蘇利文走進雙方對峙的視線中間，向尼可拉斯彎身行禮。

「抱歉，各位長官如果要進入普魯托莊園，就必須配合接受檢查。」

「什麼」洛克憤怒的提高音量。「有沒有搞錯，我們可是部隊的……」

尼可拉斯抬手制止部屬發飆。「洛克，我們是來做客的，何況柏萊塔先生尚未接受我們的要求，我們得遵照他們的規則行事。」

畢竟對低調先生而言，他更信任長期追隨自己的保鏢，而他們不過是官方硬要塞給他的「保鏢」罷了。

護衛組的成員雖然面露不悅，但也遵照隊長的指示，任由這些私家保鏢盤查。

確認他們的身分和攜帶的武器數量後，一行人跟隨蘇利文的腳步，踏上通往城堡的唯一「道路」。

他們穿過壯觀的拱門及長廊，進入一個與熱浪、沙灘、比基尼無緣的世界。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光線明亮的大廳，挑高的屋頂呈現優美的圓弧形，一層一層可伸縮的玻璃帷幕，在藍天下營造出夢幻又充滿現代感的氣氛，卻不會和城堡本身的典雅造成衝突，反而突顯這棟建築物的獨特風格。

這究竟是因為主人本身的品味出眾，還是財力夠雄厚？

「請往這走。」蘇利文的聲音拉回尼可拉斯的注意力，他拍拍洛克的肩，要他把張大的嘴巴關上，提醒其他隊友跟上。

穿過大廳，在華麗的水晶吊燈下，他們來到瀰漫古典氣息的旋轉樓梯旁。

「總裁就在樓上。」

眾人順著蘇利文所指的方向看去，洛克低聲發出驚嘆。「嗚哇，那是什麼？好驚人！」

一幅足有兩人高的巨大壁畫，矗立在眾人面前。

和這座城堡的典雅風格或前衛設計感截然不同，畫中並非美麗的神話故事或壯闊的山水風景，而是一隻極為醜陋且凶惡的怪獸。

牠擁有三顆面目猙獰的頭，正向不同的方向咆哮，口中噴出的綠色唾沫，在溶蝕

的地面上長出美麗花草，形成詭異的構圖。

三頭怪犬長著蛇的尾巴，朝身旁的陰暗河流吐信，河裡流動的是混沌湍急的黑水，河面漂浮著宛如亡靈的灰影。

而牠身後坐落了一座雄偉的宮殿，被黑色的白楊樹及不結果的椰樹包圍，彷彿有位殘酷陰險的神祇居住其中。

如此駭人的畫作，就懸掛在樓梯間的正中央，張牙舞爪的惡犬護衛著城堡的主人，令人不寒而慄。

「真夠恐怖的，掛這種東西在家裡是要驅邪嗎？」洛克打了個寒顫，小聲嘀咕。

「到底是什麼怪狗？竟然有三顆頭。」

「凱貝羅斯……」尼可拉斯以細不可聞的聲音呼喚牠的名字。

儘管如此，洛克還是聽到了。「咦？凱貝羅斯不是這間公司的名字嗎？」

「是的，總裁替公司命名的靈感確實來自於牠。」蘇利文面露微笑，來到他們身邊。「凱貝羅斯是為冥王看守冥界入口的惡犬，對黑帝斯忠心耿耿。」

「原來如此。」洛克恍然大悟的點頭，向隊長投以崇拜的眼神。「你竟然光看畫就知道牠的名字，好厲害！」

尼可拉斯沒有回話，默默仰望地獄惡犬的姿態。因為，他不是第一次目睹凱貝羅斯的駭人與奇特。

「那麼……」出聲吸引眾人的注意力，蘇利文站上樓梯。「請各位長官在這裡止步，柏萊塔先生只同意接見麥昆隊長，而且不得攜帶武器。」

「那我就獨自去見他。」趁部屬們發飆前，尼可拉斯先行表示同意。

「等等，隊長……」

「沒事的，洛克。」尼可拉斯拍拍部屬健壯的肩膀。

他明白洛克的擔憂，也可以理解柏萊塔先生在願意接受護衛前，不想讓更多人見到他的廬山真面目。

不過，就算是橫跨黑白兩道的軍火商，要是敢對他尼可拉斯·麥昆不利，他會讓對方見識真正的部隊作風。

「那麼，請麥昆隊長將身上的武器交給其他長官後自行上樓，總裁就在右邊轉角的第二間辦公室等候您。其他長官請隨我來。」

尼可拉斯將手槍交給洛克，以眼神示意他放心，便獨自拾級而上。

其實不用刻意尋找，一向右轉，就能看見兩個保鏢站在某個房間門口，想必正是柏萊塔先生的辦公室。

再次接受嚴密的搜身後，兩位保鏢輕敲門扉，告知雇主有訪客。

但沒有得到應答。

保鏢們似乎也習慣了這種默許的方式，為他打開大門。

尼可拉斯稍微拉整身上的黑色西裝，深吸一口氣踏入。

比想像中更為寬敞的空間頓時映入眼簾。

深色系的桌椅和書櫃，在室內瀰漫一股低調奢華的氣息，非常符合主人的風格。

「早安，麥昆隊長。」

低沉悅耳的磁性美聲，迴盪在寧靜的室內。熟悉的戰慄感怔住了尼可拉斯。當目光停在辦公桌後方的男人時，他不由得倒抽一口氣。

男人有張連納西斯都會嫉妒的俊美臉孔，黑曜石般的晶亮眸子、雕刻般工整深邃的五官，充滿成熟男性的精悍魅力。

即使僅是雙手交握著端坐在昂貴皮椅上，他那渾然天成的優雅姿態，依然展現讓人為之屏息的王者風範。

尼可拉斯卻清楚記得，自己是如何捧住那近乎完美的臉龐，擾亂他梳理整齊的深褐色髮絲，與那豐厚熾熱的雙唇嬉戲交纏。

他更清楚記得，自己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品嚐那包裹在鐵灰色三件式西裝下的挺拔軀體，感受健碩肌肉的彈性，再喘息著任由對方敞開他的身體，以近乎凶猛的姿態入侵了他。

而他最難忘的，是男人左臂紋上的駭人標誌，名為凱貝羅斯的地獄惡犬。

當男人自豪的告訴他凱貝羅斯的名字及由來時，他笑了。

他本想問男人知不知道在他的國家裡，有間橫行黑白兩道的軍火公司正是以此命名，卻因他們只是共度一宿的陌生人而作罷。

如今，他很慶幸自己當時沒有這麼做。

因為他在義大利邂逅、共度激情一晚的男人，正是眼前這位凱貝羅斯公司的總裁—

亞歷山大·柏萊塔。

## 第二章

尼可拉斯沒想到，自己會遇上機率如此低的巧合。

這男人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他至今仍清楚記得長相的一夜情對象，他也曾惋惜過再也遇不上身體契合度這麼高的男人。

然而，這不是什麼值得期盼的感人場面。

因為從這一刻開始，他們不是在夜裡分享體溫的陌生人。這男人是國內第一大的大型國防合約商，也是他應該護衛的對象。

這令他非常困擾。

「早安，柏萊塔先生。」尼可拉斯刻意以公事化的語調開口，「終於見到您本人了，我是部隊護衛組第二分隊的隊長，尼可拉斯·麥昆中校，今後也將主責您的護衛工作。」

「尼可拉斯·麥昆是嗎？」嘴角揚起一抹饒富意味的微笑，亞歷山大優雅的從座椅起身，舉手投足間恍如尊貴的國王，大發慈悲接見他這卑微小民。

然後他緩步走向他，儘管腳步沉穩，黑亮有神的雙眸未曾從他身上移開，散發出無言的魄力，且隱藏著一絲……挑釁。

尼可拉斯不卑不亢的迎視，看著對方來到身邊，低頭湊近他耳畔。

「尼可拉斯……」亞歷山大以令人渾身酥麻的渾厚嗓音，呢喃似的重複他的名字。「我終於知道你的名字了，陌生人。」

他渾身一顫。

似乎很滿意他的反應，男人唇邊的笑意更深。「我想，你該說的不是『終於見到您本人了』，而是『沒想到又見面了』吧？」

果然，軍火商並不打算以「成熟大人」的方式解決這件事。他合理推測，亞歷山大在接見他之前就已知道他的身分……又或許，這才是同意接見他的原因。

他沉住氣。「您還記得我，是我的榮幸。」

「畢竟你那晚的表現還挺令人難忘的，『中校』。」亞歷山大伸出手，鑑賞似的勾勾他筆挺的襯衫領口、劃過他繫得一絲不苟的黑色領帶。

「黑西裝、白襯衫……每一顆鈕釦都扣得整整齊齊，這種過分禁慾感的服裝雖然很適合你，但最適合你的，應該還是披著敞開的浴袍，跨坐在男人身上盡情扭腰吧！」

「柏萊塔先生，請您停止討論我的私事。我這次來，是為了和您討論有關護衛您的事宜。」

「喔？你們就這麼想當我的看門狗啊！」

「看門狗？」他挑起單眉，「部長特別指派部隊保護您，是為了您的人身安全著想，您不應該詆毀我們的成員。」

「上級指示，你們就照做，我走到哪，你們就跟到哪……還不是看門狗嗎？」

亞歷山大從懷中掏出價格不菲的銀質煙盒，抽出其中一支，未徵詢他的意見就自行點燃。

尼可拉斯握緊了拳頭。混蛋軍火商說得對，要不是上級指示，他早就一拳打歪那張完美的臉蛋。

「還有，別拿保護我當藉口，那隻老狐狸是怕我洩漏國家機密吧！」亞歷山大冷哼一聲，緩緩吐出煙圈。「部隊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組織，就算是總統親自指派，我也不需要接受，我自己找來的狗群就比你們好用。」

藍色瞳眸燃起火焰，尼可拉斯怒視傲慢的軍火商。「柏萊塔先生，您同意接見我，就是為了當面羞辱我嗎？」

「羞辱你？我只是陳述事實。」

「您說得沒錯，我們的確是為了守護這個國家才來保護您，因此我們會比任何人更竭盡所能，不過那是出於身為軍人的忠誠和尊嚴，我們才選擇忍受您的輕視、污辱，也請別再把我們當成看門狗！」

「喔，真不錯的眼神吶！」亞歷山大又逼近一步，高大黑影籠罩在尼可拉斯頭頂上方，以極為溫柔的動作撥開他的前髮。「你這雙漂亮的藍眼睛，到底令多少男人為你瘋狂呢？」

「別碰我。」

被推開手，亞歷山大卻絲毫不減唇邊的嘲諷。「部隊竟然派一個隨便找男人上他的傢伙來保護我，這支號稱『宙斯最強武器』的部隊還真墮落啊！」

「柏萊塔先生，如果您對我個人的行為不滿，我可以請上級改派其他同仁保護您，但您不能因此詆毀部隊。」

「不，我就要你。」

「什麼？」

相較於尼可拉斯一臉詫異，亞歷山大僅是從容的捻熄手上的煙，豐厚的唇展露一抹迷人微笑，看起來格外可恨。

「沒錯，我就要你來保護我，而且是非你不可。」

「您到底……」

「不過前提是，你得跟我上床。」

尼可拉斯難以置信的睜大藍眸。「您是在開玩笑嗎？」

「當然不是，我是個商人，這是很認真的交易。」

「那請恕我拒絕，一夜情的真理，就是絕不跟同一個男人睡第二次，尤其對象是自大、傲慢又低級的軍火商！」

「我也沒想到自己睡了一個骨子裡淫亂至極的『軍人』。」

一瞬間，尼可拉斯感覺血氣全往腦門上衝。

「我完全想不到你有任何理由拒絕。」軍火商傲慢的說。「這對你來說應該很划算，只要你答應陪我這個自大、傲慢又低級的軍火商睡，我就同意接受你們的護衛。」

「不可能。」

「你覺得被羞辱了嗎？我以為你比較喜歡這種交易呢！」亞歷山大露出嘲弄的微笑，伸手探向他後腦，輕輕拉扯他柔軟的紅髮，讓他仰起臉來。

「想像一下，你可以像那晚一樣，盡情含著我的性器、飲下我的精液，再跨坐在我身上，放浪的扭腰呻吟……」

「住口……」

「儘管喊到嗓子都啞了，仍用可愛的聲音懇求我進入你，將精液釋放在你體內……忠誠的麥昆中校，你願意為你的國家做這種『犧牲』嗎？」

「我說住口！」尼可拉斯用力揮開他的手，差點揮過去的拳頭握緊到讓指甲陷入掌心。

這個混帳！天殺的王八蛋！

「既然您無意接受護衛，請恕我告辭！」不待亞歷山大回應，尼可拉斯已逕自走向門口，頭也不回的離去。

開門的瞬間，他彷彿聽到亞歷山大的笑聲。

尼可拉斯一踏出門口，保鑣立刻向他投以探尋的眼神，他無視，快步下樓，直衝會客室。

端坐在會客室沙發上的隊員們一見他出現，紛紛起身迎接。

「隊長！」

「會談結束了吧！結果如何？」

可眾人一看清他的表情，全都噤聲不語。而負責接待的蘇利文也跟著起身，默默退至一旁。

尼可拉斯知道自己現在的表情非常恐怖，但他可是費了很大的勁才制止自己朝混蛋揮拳，而且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忍多久，只好選擇離開。

那個該死的、卑鄙的、下流的軍火商！

藉由羞辱他來拒絕護衛，還真是一石二鳥！

果然，一夜情的記憶就該停留在那晚，否則他也不需要懊惱當初怎會跟這種男人睡。

既然是一夜情，大家你情我願、好聚好散。他自認並未惹怒對方，為何混蛋軍火商要處處刁難他、污辱他？

「隊長……你……沒事吧？」

洛克擔憂的大臉在眼前出現，尼可拉斯收起狂放的怒意，努力調整呼吸，應了句「沒事」。「我們走吧！」

「是。」就算不問，隊員們也很清楚結果。

在蘇利文的帶領下，一行人懷抱複雜的情緒，默默離開。

走在向湖畔延伸的橋上，尼可拉斯回頭看了那美麗的歐洲城堡最後一眼。

但不知為何，心中浮現的卻是懸掛在樓梯間的那幅畫—由地獄惡犬守護著的幽暗堡壘。

「啊啊～可惡的爛男人！」

尼可拉斯灌下今晚的第三杯啤酒，將喝乾的酒杯用力倒扣在吧檯上，大喊「再來一杯」。

「尼可拉斯，少喝一點。」一襲白襯衫搭配黑背心，夏洛克酒吧最有人氣的帥哥酒保—傑佛瑞忍不住皺起眉，補給他一杯滿滿的啤酒。「這是今晚的最後一杯了，我可不想找人扛你回家。」

「你是怕又被我吃了嗎？」尼可拉斯撩起前髮，刻意向他拋了記風情萬種的媚眼，換來的卻是傑佛瑞的白眼。

「知道就好，我不想擴大災害。」

「你放心，因此受災的只有你而已，何況就那麼一次而已。」

「是啊！誰不知道你這賊貓只要嚐過一次味道，咂咂嘴就溜了，還翻臉不認人，小心哪天被人從背後刺一刀。」

「想從背後刺我一刀還不容易呢！不過男人堅挺的凶器除外。」

「你真是夠了……」果然是有點醉了吧！傑佛瑞心想。

以往尼可拉斯玩起來雖然瘋，但鮮少在床鋪以外的地方口無遮攔……嗯，應該說，至少會先壓低音量再出言挑逗。

這可是賊貓的拿手好戲，當時自己就是這樣上鉤的。

他們曾在尼可拉斯家共度歡樂的一晚，沒想到天都還沒亮，他就被尼可拉斯踹下床、趕出門，還威脅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的住處，否則就要把他「 噗」，讓他痛不欲生。

天曉得酒保這一行最拿手的就是在嘴巴上裝拉鍊，可能比面對嚴刑逼供的特種部隊還要守口如瓶。

但也因此，他發覺這位常客的身分與一般人不同。

或許夜晚他可以跟對方談笑風生，聊所有心情故事甚至是私密的性事，可一旦離開夏洛克，他們最好別有任何接觸，就算在路上遇到，也得裝作互不相識。

可是……天哪！眼前這穿著花俏的酒紅色合身襯衫、牛仔褲，從半敞開領口露出性感鎖骨的前一夜情對象，還真該死的誘人！

不過傑佛瑞很清楚，這朵長著毒刺的薔薇休碰為妙。

他嘆了口氣，「算了，勸你也是白搭，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我很注意安全啊！甚至練就用嘴戴套這招，還頗受好評喔！」

「尼可拉斯……」傑佛瑞頭疼的按住額頭，壓低音量。「說吧！你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他抬起眼，隱藏在紅髮後方的藍眸似乎動搖了，但很快又恢復帶點促狹的媚色。

「別提了……也不能提，不然我就得殺你滅口了，我還捨不得你的特調馬丁尼呢！」

「你惋惜的只有酒嗎？」傑佛瑞苦笑。「話說回來，你也該試著認真談場戀愛，別再遊戲人間啦！」

「戀愛？我不需要那種東西。」尼可拉斯垂下眼，輕啜一口啤酒。

傑佛瑞歪歪頭。「為什麼？戀愛是很美好的事，雖然對我們這些人來說，要找到伴侶會比一般人辛苦……」

「對我來說，愛情這種東西本身就只有痛苦，把所有心力全投注給一個人，不是很冒險嗎？」

「冒險？你是指萬一對方不愛你了該怎麼辦嗎？」

「不愛你了……」尼可拉斯嘴角泛起一抹似嘲諷又似苦澀的笑，以細不可聞的聲音低喃。「人都已經……要怎麼……」

「嗯？你說什麼？」聽不清的傑佛瑞正想問下去，尼可拉斯突然在雙唇前豎起食指。

「安靜，有新獵物來了。」

「什、什麼？」傑佛瑞抬起頭，果然，一位一看就是第一次來的帥氣上班族，正拉整身上筆挺的西裝、梳理他明亮豐厚的金髮，故作鎮定的從尼可拉斯身後走近。天哪！賊貓連背後都長了眼睛嗎？傑佛瑞再也不敢懷疑尼可拉斯那句「想從背後刺我一刀還不容易呢」。

一年前，尼可拉斯突然出現在夏洛克，靠著俊俏長相和與生俱來的魔性魅力，睡遍酒吧裡所有的好男人，連新人也逃不過他的魔掌。

但所有人都知道尼可拉斯的規矩—他從不跟同一人度過第二夜。

曾有人對他死纏爛打，後來就默默消失了。

久而久之，夏洛克藏了朵魔性之花的傳聞漸漸傳開，甚至有人慕名而來，為了嚐一口這有毒的甜美滋味。尼可拉斯也來者不拒，繼續在夜晚尋覓一夜情。

因此，他相信賊貓現在很渴望男人的凶器，自己還是少出聲為妙。

「嗨！」從身後傳來招呼聲，略嫌僵硬而生澀。

尼可拉斯按照計畫，刻意以慵懶的姿態回頭。「有什麼事嗎？」

「我……看你從剛才就一直一個人坐在這裡喝酒，我可以陪你一起喝嗎？」  
搭訕的技巧太差了。尼可拉斯暗想。

但光憑那張臉和高大的身體，就足以彌補這傢伙的口拙。

不是他自誇，就算隔著西裝，他也能看穿對方衣服底下隱藏了極為可口的肉體，應該能好好補償一下他在亞歷山大·柏萊塔那裡所受的氣。

從普魯托莊園離開後，他立刻向指揮官報告挫敗的結果，理所當然被狠狠數落一頓。

然而，他無法說出對方提出的條件有多羞辱人，只能忍著怨氣聽訓。

就算他答應陪柏萊塔上床，對方說不定會冷哼一聲，說「我才不會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一個用身體換取工作的傢伙」，等於對跪在地上俯首稱臣的他再狠狠補上一刀。

雖然他曾戲言可以為了工作和男人上床，但實情是，他從未跟護衛的對象、長官或工作夥伴睡過……不，只有一個人除外。

但也因此，他再也不想跟與工作有關的男人有任何親密關係；再也不要把感情投注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拋開糾結的思緒，尼可拉斯掛起電力十足的微笑，湊近邀請者耳畔低語。「我要你陪的，可不是喝酒喔！」

西裝男瞬間漲紅臉，生澀的反應看起來格外可愛。

想當然耳，十分鐘後，他們雙雙離開夏洛克，前往附近的高級飯店。

一踏進房間，性急的西裝男就將他壓在牆邊狂吻。

尼可拉斯稍作抵抗，引誘對方以近乎撕裂的方式扯開他的襯衫，繃落了兩顆鈕釦。來到飯店的路上，他就已察覺這個衣冠楚楚的帥哥，說不定有點傾向。

這正合他的意。

他並不討厭粗暴的性愛，應該說，他希望床伴對他越粗暴越好，最好能讓他痛苦、忘了一切……

尼可拉斯也迅速褪去對方的衣物，切中想像的健美身軀頓時展露面前。

他果然沒有看錯。

寬闊的肩、厚實的胸膛、結實的腹肌和腰身，再加上修長的四肢，唯有具備如此完美體格的男人，才能穿出西裝的魅力。

而箇中翹楚，就數亞歷山大·柏萊塔。

初次見面那晚，他就是被對方這點所吸引，就算置身於遍地型男的義大利，身穿經典三件式西裝、圍著喀什米爾羊毛圍巾的高大男子，依然風采耀眼。

也因此，引出他自我放逐的渴望……

該死！怎麼又想到那可恨的男人？

甩甩頭，尼可拉斯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大餐上。

當他解開西裝男的長褲鈕釦，準備投入這場遊戲時，手機就像抓準時機似的響了起來。

他們同時停下動作看向尼可拉斯被扔在地上的牛仔褲，那就是殺風景噪音的來源。

光聽鈴聲，尼可拉斯就知道自己非接這通電話不可。

他習慣攜帶兩支手機，區隔開工作和私人用途。私人用手機久久才響一次，而且知道號碼的人屈指可數。

而這次，很遺憾的，是公務用手機。

嘆口氣，他輕輕推開眼前可口的身軀，西裝男卻一把攬住他的手。「別接，留在這裡。」

「對不起，我得接這通電話。」

「別去！」西裝男這次用蠻力將他扯回來，洩憤似的用力啃咬他的頸項、瘋狂親吻他，任憑他怎麼推、怎麼拉，就是不願放他走。

但現在可不是玩愛情遊戲的時候。

「我再說最後一次，請你放手。」

「我不……哇啊！」西裝男發出短促的慘叫，整個人失去重心，狼狽的仰躺在地。賞給他一記掃腿的尼可拉斯，又補了句「抱歉」，撿起手機，按下通話鍵。「我是麥昆。」

「尼可拉斯，現在馬上到普魯托莊園去。」

這隻老狐狸，就不能寒暄兩句再說明來意嗎？不過這次指揮官不是透過洛克，而是親自打電話給他，可見事態嚴重。

「請稍等我一下。」他穿起牛仔褲，拾起地上的個人物品，在茫然失神的西裝男臉上留下一吻。

真是可惜了，這頓大餐……如果可以，他還真想叫指揮官賠償他的損失，奈何他對早有妻小、頭髮稀疏的愛家男沒興趣。

俐落的收拾好一切，他拿著手機走出門口。「怎麼了？難道低調先生也淪陷了？」  
「呸！你少觸霉頭了。」與其他組指揮官英姿颯爽的形象截然不同，私人保鏢出身的阿姆斯壯·尼克遜，談吐絕對稱不上斯文。「他要是淪陷了，你就等著被懲處吧！」

「關我什麼事……」

「因為他就是你的下一個任務。」阿姆斯壯斬釘截鐵的語氣，絲毫不像說笑。「柏萊塔先生的祕書剛才通知我們，他願意接受我們的護衛，但前提是由你擔任他的貼身隨扈。」

「為什麼？這怎麼可能……」

「你不會自己去問他啊！」阿姆斯壯沒好氣的應道。「總之，你該開始工作了！現在就給我到普魯托莊園值勤。」

「是。」雖然百般困惑，但尼可拉斯只能接受這項指派。

得知洛克和另外五名部屬也會分別前往普魯托莊園，他結束與指揮官的通話，火速驅車回到住處，收拾好簡單的行李，換上工作用的黑西裝和白襯衫，在夜色中直奔邁阿密。

讓他二十四小時內在紐約和邁阿密之間往返兩次，還真是要人命。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明明拒絕了對方的條件，還甩袖走人，為何亞歷山大還向指揮官要求由他擔任隨扈？

難道，陰險的軍火商還想繼續羞辱他嗎？

「那傢伙到底在搞什麼鬼？」踩下油門，他不悅的喃喃自語。「我做了什麼讓他這麼怨恨我？」

他曾以為那男人是他遇過最合拍的男人、床伴。

可無論是工作還是私生活，他都不想再和對方扯上關係，偏偏天不從人願……

儘管如此，他還是得好好完成任務，畢竟部隊是他唯一的歸屬了。

天色微亮之際，尼可拉斯抵達普魯托莊園外的湖畔。

時間不過早上六點，只有軍人和老人才會在這個時候起床。

不過他被交代得立刻到「包裹」的所在地值勤，只好硬著頭皮先跟蘇利文·柏萊塔電話聯繫。

沒想到，那位態度就跟外表一樣從容溫和的祕書，很快以恭敬的語氣接起電話，表示馬上就來接他。

不到三分鐘，通往城堡的橋再次出現，蘇利文則像平日工作般穿著整齊的西裝，精神抖擻的迎接他。

他隨著蘇利文走進城堡，踏上旋轉樓梯，來到同一扇門前。

「請進，總裁在裡面等您。」蘇利文行了個禮，隨即轉身離去。

尼可拉斯一邊思忖他們如果不是早睡早起的軍人，就是都不用睡覺的怪物，一邊打開門，走進他之前憤而離開的辦公室。

和十幾個小時前一樣，亞歷山大·柏萊塔端坐在他昂貴的黑色皮椅上，恍如傲視一切的王者般凝視他。

「歡迎回來，麥昆中校。」

「您可以稱呼我尼可拉斯。」他主動走到他身邊，由上而下的對他展露微笑。「既然總裁改變心意尋求我們的保護，接下來您和我應該會是全天候的貼身接觸，雖然我無法為您侍寢，但至少您可以用個輕鬆的方式稱呼我。」

「那麼，你也可以稱呼我亞歷。不過你弄錯了一點，我不是在尋求你們的保護，對你的侍寢也毫無興趣。」

尼可拉斯挑起眉。這陰險的軍火商之前果然是在試探他。

「你們的頂頭上司一再騷擾我，害我無法工作。他堅持要多送我幾隻看門狗，我就暫且收下，可就算是狗，我也很挑的。」

亞歷山大從容起身，瞬間又處於俯視他的高姿態，凝視他的深邃黑眸，有一股難以言喻的魄力。

「我不希望將自己的隱私和性命，交給一隻隨便對陌生男人搖尾撒嬌的狗，說不定有一天，牠會為了得到男人的寵幸而出賣我。」

「這點您可以放心。」尼可拉斯幾乎是咬牙切齒的說出這些話。「如果您將您的

守護者視為狗，就請記得，牠不但有足夠的能力抵抗侵入者，要是遭到主人長期欺壓，牠也有能力反咬主人一口。」

「喔？看來我養了隻強悍的寵物吶！」亞歷山大嘴角揚起弧線，卻滿是嘲諷。「不過牠竟然被別的公狗咬過，感覺沒什麼說服力。」

察覺他的目光停在自己的頸項上，尼可拉斯一驚。糟了，是那個西裝男留下的……他匆匆趕來，根本忘了檢查。問題是，就算他已將襯衫鈕釦全數扣起，也打了領帶，還是遮掩不住。

可惡，這下真的糗了。

「以後別再讓我看到那種東西。」亞歷山大冰冷的語氣彷彿會凍傷人。「我可無法忍受你一副完事後的模樣跟在我身邊。」

什麼完事啊他可是跑掉一頓大餐耶！

「往後的值勤時間，我不會再讓自己的私生活造成您的困擾。」

「那就好，還有，我討厭失去自由的感覺，也不喜歡有人亦步亦趨的跟著。」

「抱歉，這得視情況而定。」尼可拉斯壓抑住想嗆他「我也不想靠近你」的衝動，「既然您選擇接受部隊的護衛，就請相信我們的專業，就算犧牲性命，我們也會保護您周全。」

「犧牲性命？我可是一個自大、傲慢又惡毒的軍火商喔！」

「是的，但我效忠的對象不是您，而是部隊。就算部隊要我為您而死，我也不會有一絲猶疑。」

「因為這是命令？」

「因為這是對國家最有利的選擇。」尼可拉斯薄冰般的瞳眸迎向他質疑的目光。

「如果部隊這麼決定，我就會照做。」

「對國家……最有利的選擇……」亞歷山大冷酷的臉上，罕見的浮現一抹苦笑。尼可拉斯原本等著反駁對方的嘲諷，但亞歷山大卻保持沉默，過了好半晌，才說了句「你可以出去了」。

「那我就先向蘇利文先生確定你每日的例行工作還有未來一個月的行程，晚點其他同仁會來你的辦公室進行全面性的安全檢查……大約八點可以嗎？」

「嗯。」亞歷山大隨意應了一聲，遂回到辦公桌前，埋首於眼前的會議資料，擺出不想再理會他的態度。

直到察覺他始終沒有離去，才不耐煩的抬頭。

「還有什麼事？」

「為什麼是我？」

很快就理解了他的問題，傲慢的軍火商嘴角再次掛起他熟悉的嘲諷冷笑。「因為見過我的人越少越好。」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很抱歉，讓你失望了，不過要是你像那晚一樣使出渾身解數誘惑我，說不定我會再淪陷一次。」

「那我也得讓您失望了，我不跟同一個男人上床第二次，也請您別在我值勤時談

論我的私生活。」

冷冷撂下一句「請恕我先行告退」，他轉身離開亞歷山大的辦公室。

儘管表面上平靜無波，內心卻已將對方咒罵了數十遍。

既然鄙視私生活混亂的他，就別指定他擔任隨扈，還動不動就拿他那晚的表現對他進行言語上的性騷擾。

想來想去，臭軍火商果然是想藉此羞辱他吧！他們是說好一夜就散，可自己天沒亮就落跑的行為，說不定刺傷冥王的自尊心……

由於工作的關係，他曾和不少政經界的有力人士朝夕相處，其中就數靠買賣武器維生的軍火商最棘手。

根據他的經驗，軍火商不是滿口髒話的大老粗，就是老奸巨猾的黑心商人，否則如何在比戰場還要危機四伏的環境下求生存？

一旦接到這種包裹，他得耗費比平常多上好幾倍的精力和他們相處。可亞歷山大兩種都不是，卻更為難纏。

真是小心眼的男人。尼可拉斯暗中腹誹，走下旋轉樓梯，準備迎接全新的挑戰。

Crescent